



第十一屆「經典翹楚榜」之「經典與我」徵文比賽

高中組

冠軍

題目：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

魏子涵

那年劇院上演着一齣民國古戲，男主角溫文爾雅，頗討人喜，同伴笑嘻嘻地說這是「文質彬彬」的君子。現代人的「文質彬彬」多是指慈眉善目的年輕男子，僅僅用於形容面容罷了；殊不知古之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今已成鳳毛麟角。

「文」是外在合乎禮的表現，「質」是純潔樸素的本性。華而不實，鋒芒內斂都不算謙謙君子，只有華洋溢卻心性純質才合乎「文質彬彬」。不會過分張揚，卻又不會粗俗狂野，出口成章，舉文為經，樂於世間自在遨遊，不慕官場；將出色的文辭流傳世間，對功名利祿不聞不問，質樸無華結合了逍遙自在的心境，君子之道，只是如此。

文采人格都是人生中艱澀的修行，可若要求登峰造極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古有書生不懂人間情，今有匹夫不問人間事。一人徒有滿肚墨水，卻內心空泛，那麼所作之文也必然詞不達意；內心無「質」，又怎能表達出激昂澎湃的心緒呢？相反，空有質樸的胸懷，卻不識禮儀文化，那便注定此生無以為用，君子之道，更是遙不可及。「文質彬彬」好比灼灼蓮花，蔥蔥綠竹，出淤泥而不染，中通而外直，有鮮豔的花瓣，挺拔的身軀，內裏潔淨無瑕，通透如初。陶淵明名耀青史，卻業於歸隱田園；歐陽修力主「三不朽」，宣揚士大夫氣節，卻甘願與民同樂。無人會質疑他們的辭藻才華與安貧樂道的心境，是文人墨客中出色的「君子」。文墨滿腹卻不張揚做作，不卑不亢，安守本分。

古代仁人嚴遵禮儀規範，亂世薰陶出真摯情懷，使得文質彬彬的君子不難尋找。現代人則過於注重學術，使得禮廢樂崩，情感鋪陳平凡，再獨到的感情也因刻意的詞句而變得空乏無味，更甚導致「文質彬彬」受盡誤解，流於「溫良恭儉讓」的書生模樣。即便如此，仍有人會堅守本性與才華的融合。李仁臣先生既是作家也是記者。作為孔子的同鄉，他對於「文質彬彬」也有着更深切的理解。作為評論記者，他以立論嚴謹，說理透徹為首位，辭章筆端亦常帶感情，文章情深意切；作為散文家，文筆瀟灑自如，又講究質樸通俗，將真實情感原原本本地呈現，「不待華采以崇好，不待文綺以致愛」使沉悶直白的中國新聞界，也能出現如《悉尼走筆》的風趣文稿。

如今的所謂「君子」要麼重質輕文，要麼重文輕質，文質兼備已是少有。教育制度只講求文辭華麗，忽視了情真意切的重要，自然令學子如喧嘩淺水，缺乏了海洋的廣闊深沉。「文質彬彬」的面容豐富着人間，「文質彬彬」的內在卻不知哪處才能尋到了。

「文質彬彬」不僅是君子立身之道，芸芸眾生都應以此為本，在塵世浮華中保養質樸的心境，又把住學識的淵博，禮樂的規範。如此才不至淪為矯情虛飾的刻板文人。

（此為單周堯教授評改後版本）

評語：行文流暢自然，能一氣呵成，所用對偶句尤為精妙。具個人見解，言之成理。